

♥ 爱情三部曲之一

来吧，短头发的小姑娘，
带着你的爱情一起来吧

石康著

民族出版社

在一起



在
起

石 康 著

责任编辑:彭学云 罗 焰

责任校对:潘 玲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一起/石康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1.2

ISBN 7-105-04436-5

I.在... II.石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0103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.25 字数:360 千字

印数:0001-13500 册 定价:24.0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64212794;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在一起

来吧，有着爱情的小姑娘，
别再贪玩，别再四处游荡，
快跑来吧，
我在等着与你谈情说爱，
等你的施舍，等你的毁灭，
像等着春天的冰，像等着狮子的鹿群，
像火药等着火星，像等着子弹的眼睛
——我就这么等我的爱情。

但是，你呢？你是不是正匆匆赶来？
你是不是已经迷失中途？
你是不是已经转身回家？

来吧，短头发的小姑娘，
带着你的爱情一起来吧，
让我们看看你的爱情是副什么样子。

但是，你还是折回吧，因为害怕，
因为所有的一切，你还是不要来了。

但是，你还是来看看吧。

从小到大，我接受过很多处罚，即使到了现在，我随便点点手头的汽车罚单，便可以得出结论，别说，我还真不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。

问题是，在经过这么一番修理之后，我还有望变成一个规矩人吗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

回想那些处罚，除了引起我**因一次火灾意外**，还使我变得更加狡猾，更善于躲避，**在电话中对对方说**，除了对于逃过处罚的经验更丰富，对**对方可能更熟悉**，更厌恶之外，似乎并没有别的收获。

写作需要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很难讲，毫无疑问，动荡不安的生活与写作息息相关，它会引起作者的很多感触，但是这些感触要是变成写作，那么需要的就是描述与分析能力了，可惜，这两种能力我都不太具备。

什么是爱情？若是没有爱的信念，那么，爱情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？

当然，爱的信念是重要的，甚至是一切，但是，那应

石康作品

是怎么样的信念呢？

在以前，是有过抒情诗人的，可惜，现在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，最真挚动人的抒情好像被以往的诗人穷尽了，那么，还有什么可写的吗？

也许有，也许写出来就是有，因此，我写，还要写完。

在那些被拍成电影的一卷卷胶片里，人类的一个个故事彼此相像，荒唐可笑，但却永不褪色，它是永不褪色的记忆，很多人的记忆，很多有过的记忆消失了，那些有过记忆的人死去了，然而这些被称为电影的记忆却会世代相传，人们会用聪明的头脑，发明种种技术，使自己的记忆永不褪色，它是人类情感的大杂烩，它将告诉后面的人，以及再后面的人，人类曾那样艰苦地、单调地，然而又是兴致勃勃地活过，这是一幅幅动人的画卷，画中的一切早已变成尸骨，然而画面却能将它还原。我们能听到演员们生前的笑声、哭声，看到他们走动，谈话，为着一些旁人看来琐碎而当事人却觉意义重大的事情，在那些幻像中，有情人的泪水，坏人的罪恶，以及聪明人的叹息和绝望，所有的人们，那些活过的人们，就像约好了似的，一个个出生，彼此相识、了解，从别人的身上，看到自己难以逃脱的命运，然后，他们又像约好了似的，一个个死去，他们留下他们的孩子，用以继续他们不可理喻的生的噩梦，当然，他们希望后代更好，不像他们那样过错太多，希望

他们的生活能够稍加改善，趋向完美，尽管我不得不承认，至今为止，这仍是一种理想，几千年来，人们改变了很多，但仍旧不完美，可人们仍持有希望，希望后代的命运能够更加自然，更加和谐。从我自己的经历看，这十分不易，从别人或自己身上汲取教训难之又难，但却是惟一希望，人生之欢乐十分有限，因而珍贵。人生之苦非常多，因此容易被忍受，被习惯。我用笔记下这些，是想让那些与我有相同想法的人知道我，并且，由于有我，使其消除孤独，得到安慰。

文学艺术能否使人得到安慰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答案并不确定，然而对于我，这却是一种自然而生的理想，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慰，这已十分不易，要是更进一步，奢求拯救人的心灵，在我看，那就是不自量力。我写呀写，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想法，这种工作，至今于我，从根本上讲，意义不明，我既不恨世，对于人生，也谈不上爱恋。我的好奇心至今仍被世上某些事物所吸引，这种情况越来越少，这源于我能力（肉体、心灵）的界限，很多时候，我为所有一切无法在短期内昭示其意义的事物而困惑，更多时候，我厌倦而颓唐，疲惫不堪，愁闷难销，这就是我在 2000 年初遇到的情况，不好，当然，也不坏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，从本质上讲，自私的人最痛苦，而为别人活着的人，尽管受尽折磨，本质却幸福，因为后者有更多机会处于忘我的境界。在我的理解里，能够致力于

石康作品

外部事物，能够忘我，那就是人世之幸福，而从自我内部产生的东西，至多也就能使人得到满足，而幸福，却应比满足更完善，因为精确地说，幸福是一种理想，而不是事实，而所谓我所说的理想，也仅是一种想当然而已。

我现在也认为，生命的价值在乎于它的质量，而不在于它的长度；生命在多数时候，是在本能的推动下，重复不休地来回走着同一条道路，就像睡眠，然而，总有那么一些时刻，生命会醒来，会自发地、创造性地解答未知的东西，那时生命的意义，便像黑暗中的光芒一样显现出来。可惜，人类醒来的时候太少了，当然，对于个人，也是一样。生命前进的方向是未知而不是已知，这使得生命显得特别难以琢磨。

1

这又是记忆惹的祸——这一次是，下一次还是——上一次也是。

我是说，我又要写作。

记忆是存在之烛，它照亮一个存在，一个人生，当记忆熄灭，存在便沉入虚无的暗夜，无迹可寻，万劫不复。

我知道，我会万劫不复，我的记忆也会，我的写作也会，虚无在清理存在的痕迹时，十分细致，什么也不会落下。

在一起

我知道，虚无不仅是一种存在，还是存在的终结。

这些话，你相信吗？我已说过很多遍，而且，以后也还要再说很多遍，因为，我认为它很重要。

2

有一个迹象表明我们是喜欢死亡的，那就是我们对睡眠的喜爱，在睡眠中，我们沉醉于忘川，我们不再记起什么，就是可怕的梦魇也拦不住我们对睡眠的喜爱。一句话，尽管我们不承认，但在我们内心深处，始终存在着对记忆的厌倦，以及能够忘记自我的渴望，也就是说，在我们内心深处，对虚无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激情。

3

三十二岁以后，我已不愿向前看，我知道前面是什么，无非是死路一条罢了。

死路一条，这没什么了不起，可恨的是，我无端入世为人，而为人世间的某种东西所牵挂，有时，还一厢情愿地眷恋这个世界中的某些东西，真是，唉，一言难尽。

下面就讲讲我的眷恋，当然，还得从姑娘讲起。

我是个细腰迷，对于姑娘，我只喜爱一尺八以下的纤细腰肢，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，说来话长，而且，也很难说得清楚，事实上，我知道，腰粗腰细完全无关紧要，但有关个人趣味的事情就是这样，毫无道理。

对于如何得到细腰，我有过很多想法，下面一个是最近的想法，记录如下：

我的小说已卖出 10 万本，我没有在小说封面印上我的照片，也没有允许媒体上出现我的照片，因为内心深处，我有一个奇怪而强烈的预感，会有一个漂亮的细腰从我的文字里对我产生好奇心，她会想方设法弄清我长得是什么模样，这样，我便有机会弄清她长得是副什么模样了，无须掰着手指，我便可按照百里挑一的概率计算出，10 万本书的意思是，至少有 10 万个读者读过我的书，姑娘至少占 3 万，3 万个姑娘里至少有 300 个细腰，300 个细腰里至少有 3 个漂亮的，3 个漂亮里只要有一个对我有好奇心，就算不错了，而这一个偏偏又是个偏执狂，非要见上我一面，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她能在漫漫的人海里找到我的可能性就更小，她能吸引我并能为我所吸引，这种情况——完全不可能！

完全不可能，因此，如果我要说什么稳坐钓鱼台那是

丧心病狂、异想天开，就如同在湖泊里想钓鲨鱼一样。但是，按照“凡事皆有例外”的原则，我仍要坐等，我得有信心，对她有信心，虽然那个万分之一都不到的希望对于我完全是幻想，是幻想里的幻想。

5

在我的生活里，小概率事件不是没有出现过，可以说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就生活在小概率事件当中。当然，证据无非在玩麻将、捡钱包、我出生之类的无聊事上显现，从这点上可看出，生活与规律无关，事情的发生似乎更应是个随机函数才对。

我指的随机函数是个关于正整数的序列，这个序列无穷无尽，令人联想到生活的无限，或者死亡的无限，当然，在我眼里，在我的信心里，无穷的意思是：可能。

也就是说，我的细腰可能出现，也许在现在，也许在十年以后，也许，在我的书从货架上消失之时，也许，正是她，买到我的最后一本书，在匆匆读完之时，陷入了对作者的疯狂。当然，她不应知道，她其实是陷入了对文字的疯狂之中，但她放下我的书，眼睛开始四处搜寻，她在找我。然后，她走到街上，在报纸堆里、在杂志堆里找我，但她找不到我，她无法见到有关我的文字描述，一段书评，一段猜测，什么都没有，于是，她决定自己去弄清一切，于是，她决定找到我，向我询问有关我的一切，她

石康作品

想方设法，她成功了，于是，她站到我的面前，她会吃惊地发现，她见到我，她见到文字后面的那个人，见到了排列这些文字的人，这些文字使她疯疯癫癫，我使她疯疯癫癫，但她不知，在她疯之前，我早已在等待了。

6

还是回到我的电话吧——我想，她应给我打来电话，一个声音，我幻想的声音，我希望电话会把这个声音传过来，这个事件应该是神秘的，如我所愿，或出乎我的意料。

她应是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，如果她在世间的话，她应是一个细腰。

她什么时候来呢？她也许不会来，也许正在赶来，我盼望的是，她早点来。

7

早点来吧，我的细腰，让我在无聊中牵挂的细腰。

当然，我不会像那种人一样，由于懒惰，就只是守株待兔，我出版我的书，等着撞上来的细腰，我希望她不要撞晕，我接她的电话，如果她能打来，但我也像猎人一样，我出门去，我寻找她，认出她，不管她是不是我的读者。

8

在一起

我知道，在北京的夜晚，很多细腰都睡去了，她们的腰肢平平展展地躺在各自的床上，她们还盖上点什么，她们还有着柔软的腹部。

8

柔软的腹部，细腰的腹部，如同一个向里轻轻凹进的小鼓，但比小鼓要柔软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部位，那里的血肉可以喂养一个新生命，因此，它充满柔情，无论是对新生命的柔情，还是对不再新的生命的柔情，都能从那里找到。当我的脸贴近那小小的腹部时，我会感到慰藉，有时，我用脸轻轻地蹭着那块小小的皮肤，还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欣喜。

9

我以前就喜欢细腰，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喜欢，我是刚刚才喜欢的，我是刚刚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细腰的，这件事有个原因，但我不愿说出来，我只是说，我现在已经喜欢细腰了。

10

寻找细腰是件不太容易的事，长着细腰的姑娘不太

9

石康作品

多，长着与上下联结得很好的细腰的就更少，皮肤白皙的姑娘也少之又少，漂亮的当然更少，有好性情的就几乎没有，而没有学会装腔作势的就更没有，把所有这一切凑在一起的姑娘简直就是奇迹。

我想，在一开始，我不是想去寻找奇迹的。

但我确实在寻找奇迹。

我在北京找，找了又找。

白天，我在街上找，在卖瘦款时装的时装店前等待，除此以外，夜晚，我还去迪厅找。

11

三十二岁之前，对于北京的迪厅，我很讨厌，声音嘈杂，味道难闻，看起来还很脏，但是，自从我发现自己喜欢细腰后，我便不讨厌了，因为，在那里，时常会发现有些细腰在舞动。

12

舞动的细腰们，柔媚多姿，多情地摇曳在黑暗中，令迪厅里震耳的音乐与混浊的空气焕然一新，当然，如果真有至少一个细腰懂得如何摇曳的话。事实上，很多细腰都会摇曳，她们丰姿迷人，熠熠生辉，令人感动，无可言喻。

13

就像被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冲昏了头脑，我迷恋上细腰，起初只是一种念头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弄到细腰的念头在我心中愈演愈烈，变成狂热。

当然，这可不是三天两头就能办到的事情。

14

在北京拍戏的大庆，得知我的情况，义不容辞地为我举荐，当然，那是他先把剧中的女主角弄到手之后，让我不得不感到，有个导演朋友就是好，他吃完肉，知道我看着眼馋，就把汤留给我喝。

15

第一个细腰是大庆女朋友的姐姐艾薇介绍的，她是一个歌手，为人热情，十分真挚，你随便一说的事，她都当真，因此，她在我们这个开玩笑成性的世界里混得不够好。有一次吃饭时，我对她说我正在写一本小说，女主人公按照我的想像，应该是个细腰，但是，我没有遇到细腰，因此，小说停滞了——我想这话只有真正搞创作的人才能理解，创作受阻的原因很多，而且会出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比如，对于我来说，如果我无法找到一个

真正的令我动心的细腰，我的小说刚开了头就原地踏步了，因为我怎么也无法想像出我要写的细腰的样子，于是，便决定与细腰谈一次恋爱，用以强调我对细腰的真实感受，艾薇便慷慨相助，我相信，以她的性情，要是她的腰也很细外加无聊的话，说不定会干脆自己干这件事。

16

我们约细腰在位于京广中心附近的京港泰式美食吃饭，这是一个小店，饭菜十分便宜，味道也可以，只要知道点菜时能避开有着洗衣粉味的绿咖喱，一般就不会后悔到此一游。

本来是约在晚上五点半，我由于就要与美丽的细腰见面，抑制不住地兴奋，心里像长了草似的，早早把车开到大庆家，把大庆与艾米这一对懒惰的非法鸳鸯从床上驱散，然后把俩人通通塞进汽车，急急忙忙赶到那个小泰国饭馆，胡乱点了几杯难喝的冰茶之后，便怀着内心的欣喜，伸着脖子，张着嘴，一脸傻相地盼着这位神奇的细腰快快来临。据艾米介绍，此人是个美国人，白皮肤，金发，腰围一尺六，身高一米七，长得也十分漂亮。根据我的人生经验，尽管我知道，就是非法媒婆儿的话也不能真信，但听着她的描述，我还是馋得差点流出口水，当然，这可不是对着那些一一端上来的泰国菜的。

美国姑娘不守信用，据说她相信的就是不守信用，由于她的可怕信念，我可悲地被放了鸽子，坐在那里，像只真鸽子一样对此叽叽咕咕，悄声抱怨，还与艾薇用手在桌布上画着直径不等的各种表示腰围的圈圈儿，争辩美国人是否能长出一尺六的细腰来。事实上，这种腰身在中国的某些贫困地区倒是俯拾皆是，而美国人一向以膀大腰圆著称。大庆一边细心倾听我们争论，小心翼翼地品尝泰国菜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人家给你介绍姑娘就不错了，你这么较真也没用，一会儿不就见着了吗？”

听了大庆的话，我差点恍然大悟，直怀疑他们是不是又要戏弄我，失望之余，以至于话里话外，把口头上的“有多细”，都改成了“有多粗”。

终于，艾薇的手机响了，我急着提醒她快接电话，艾薇笑咪咪地接了电话，然后把听到的消息告诉我：“那美国姑娘没能甩掉她的现任中国男朋友，正在设法，一时半会儿到不了，让咱们先吃。”

本来，一切都是计划好的，先吃饭，再去离此不远的二十一世纪剧场听一支中欧乐队的交响乐，交响乐七点一刻开始，而现在已经快七点了，这下全乱了，幸亏大庆第一次来这个饭馆，点了八个菜只有三个能吃，我们才得以快速吃完饭，上了我的车，直奔二十一世纪，门口儿有我们的朋友大廖拿着票在等我们。